

中國文學史上的偽作擬作與其影響

梁 容 若

一 偽書概觀

我國從古到現在，有多少偽書，是很難答覆的。偽書因為偽作者的能力技巧和機緣不同，命運也大不相同。有的一出來就被人識破，例如漢成帝時候，東萊人張霸，偽造百二篇尚書獻上，經當時的學者們，和中央的藏書，一加勘對，立刻發現，張霸幾乎以大不敬治了死罪（註一）。他的偽書自然也就無人注意。又如隋文帝時候，景城人劉炫，偽造連山易魯史記等書一百多卷，送上政府，領到賞金。很快被人揭穿，劉炫被拘捕，經赦免死，除名歸於家。偽造的書也連帶消滅（註二）。有的偽書因為技巧高，機會好，越來越流行，成為家弦戶誦的書。例如王肅的偽古文尚書，在晉朝是因為政治關係（王肅是晉武帝的外祖父），沒有人敢揭穿。南朝因為流傳已久，習焉不察。唐人列於學官，直到現在印十三經注疏的，還是和二十八篇真書印在一起。雖然閻若璩、惠棟、丁晏等已經辨證到鐵案如山，盲信偽書的，還有其人。偽書跟隨時代的演進加多，辨偽的書和文章也加多。唐朝顏師古、劉知幾、司馬貞、啖助、趙匡、柳宗元等已經注意到不少偽書。南宋大儒朱熹，攷定過的偽書尤其多，審辨的方法很周密，眼光也非常銳敏。最近有人輯錄朱熹的辨偽書語為一卷書，所論在五十種書以上。元末宋濂作諸子辨，成書於至正十八年（西元1358年），共辨子部書四十種。明胡應麟著四部正譌三卷，是辨偽的第一部專書，廣泛涉及經史子集，末講辨偽方法，應用工具，經過歷程，並歸納出辨偽書的重要原理原則，首尾完備，條理整齊，所以梁任公先生推許為“有辨偽學以來的第一部著作。我們也可以說，辨偽學到了此時，才成為一種學問”（註三）。清代考訂學發達，偽古文尚書的定案，使疑古的風氣廣泛展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指出了許多偽書。姚際恒作古今偽書考，共考書九十二種（註四）。最近張心激著偽書通攷，共攷書一〇五九部，內容為一總論，二分論：經七十三部，史九十三部，子三百十七部，集一百二十九部，道藏三十一部，佛藏四百十六部。蒐羅古今中外辨偽書的文字，以時代為次排列，是極便檢查的一部書（註五）。

分析偽書的性質，可以歸納為以下各種：

1. 本無其書，書名作者時代內容，均由偽作者杜撰。如齊梁人作西京雜記，託之漢劉歆（註六）；梁蕭繹作洞冥記，託之漢郭憲（註七）；宋王鈺作雲仙雜錄，託之唐馮贇；明楊慎作雜事祕辛，託之漢人是（註八）。
2. 古有其書，佚亡已久，由後人偽作，詐稱原書發現。如魏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孔子家語、孔叢子；晉張湛偽造列子；明姚士粦偽造孟子外書、於陵子；豐坊偽造申培詩說是。此種偽書常將各書引用原作的殘文斷章，鎔鑄聯綴，泯滅痕迹，所以比較易於蒙混。
3. 原著佚亡一部或大部，後人將其同派類似模擬作品附加編錄，仍題原著者名。如管子、

莊子、任昉文章緣起、漢騎都尉李陵集、唐李太白集等是。

4. 原作本有主名，後人無知，妄改著者。或書賈爲便於銷行，改署著者。如孫贖作孫子十三篇，今本改署爲孫武子；廖瑩中爲賈似道作全唐詩話，今本改署爲尤袤作；元進士張伯成作杜律注，今本誤署爲虞集著；明張萱作疑耀，流傳本誤題爲李卓吾著是。

5. 創作時無意作僞，作品成無人注意，因而假託有名作家，以譁世取寵。此種情實，極易爲人發現。如漢慶虬之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乃託之司馬相如，遂大見重於世（註九）；魏曹罔作六代論，因陳思王名重，遂託其名以流傳，晉武帝問曹植子志，核對曹植著作目錄，始正其名（註十）；晉陸喜作西州清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註十一）；北齊劉晝作劉子（一名新論），不爲魏收、溫子昇等所重，乃改署劉勰，傳於江南，遂知名於世（註十二）；宋王銍作龍城錄，託之於唐柳宗元，也屬於此類。

6. 雕版印刷術流行後，書籍商品化，賈人鈔撮割裂前人著作，妄署名人，或倩人代撰叢殘小書，託之名家。雖不足以欺識者，而亦常可以流行一時。如金針詩格、文苑詩格署白居易；二南密旨署賈島；續金針詩格署梅堯臣；詩法家數署楊載；諸子彙函、文章指南署歸有光；評註八代文選署袁黃；明詩歸、名媛詩歸署鍾惺；三蘇文範、詞林萬選署楊慎；讀升菴集署李卓吾都是。新刊增補古今名家韻學淵海一書，至於署李攀龍撰，唐順之校，使作風主張全不相同的人，合著一書，更是可笑了（註十三）。兒女英雄傳續篇，上海石印本聊齋詩集也是這種性質的書（註十四）。

7. 由於同情或好事，自動或被動爲古人或同時人撰著文字，如原委不明，亦成爲名實不符的作品。例如漢武帝時柏梁臺七言聯句詩，出於三秦記，官名人名時間都不對，顯然出於後人的擬作（註十五）。李陵答蘇武書，諸葛亮的後出師表，虞美人答項王垓下歌，唐琬和陸游釵頭鳳，都出於好事者之手（註十六）。此外文臣代皇帝作詩文：如司馬相如代漢武帝答淮南王書，柳勣代隋煬帝作詩文，沈德潛代清乾隆帝作詩。門客幕僚代主官家主：如陳琳代袁紹，阮瑀代曹操，丘遲代陳伯之，吳汝綸代李鴻章作文，都是有名的事。陳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見文選卷四十一）明言「琳頃多事，故自竭老夫之思」，其實正是陳的代筆。龔自珍集有代阮元作涿州盧公神道碑，歸震川文集後附王錫爵作墓志，見於唐叔達集，知爲唐代作（註十七）。歸莊簡堂集序謂「余觀簡堂集，代名公卿作者，十居六七。」可見馬元調的作品，已散在許多人名下。袁枚晚年的文字，有一部分由他的外甥陸應宿（筱雲）代筆。見於汪世泰的筱雲詩集序和袁通的陸小雲傳（註十八）。這種例子，舉不勝舉。有時代筆的和被代的都諱言其事，就不易弄明白了。

8. 誣陷栽贓，以謗毀爲目的作書署他人名，如唐韋瓘爲李德裕門客，作周秦行紀，詐稱牛僧孺作，欲使以謗辱君主獲罪，結果爲文宗識破（註十九）。宋魏泰作碧雲暇，歷詆名賢，謗之梅堯臣，以激反感，其技倆亦不久爲人識破（註二十）。五代和凝作香奩集，語多側艷，恐被人譏爲猥褻，乃嫁名爲韓偓著（註二十一）。明人作幸存錄，指責東林黨，而託名於夏允彝。黃宗羲以爲決非夏作，殆接近閹黨者之僞裝攻訐書（註二十二）。

爲書雖有種種起源與方式，其中最易於混淆耳目者，爲飽學文士摹擬改編之作。

二 摹擬古人與同時名家之作

先秦諸子喜歡託古改制，儒家託於堯舜，墨家託於大禹，道家託於黃帝，農家託於神

農，因而把洪荒原始的古代美化理想化。梁任公先生說：

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所載那許多偽書，大半由於引古人以自重的動機而出。書之著成，亦多半在戰國時代。因為戰國末年，社會變動很大，思想極其自由，有人借寓言發表，有人借神話發表。開宗大師，都引一個古人作護身符，才足以使人動聽。他們的學生，變本加厲，於是大造偽書。學術所以隆盛在此，偽書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書以前，春秋戰國間的偽書，大概都祇有這一個動機（註二十三）。

這種風氣，流衍為做古擬古的傾向，越古越好，越古越引人注意。古雅、古奧、古茂、古勁、古香古色，古風古調，都成為極好的評語。昭明文選不選詩經的詩，却選了晉束皙補亡詩六首；雜擬上下所收有陸機、張載、陶潛、謝靈運、袁淑、劉鑠、王僧達、鮑照、范彥龍、江淹等十個人的作品。劉向編楚辭，把漢朝人摹做楚辭的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等人的作品，都蒐羅在內。朱熹作楚辭集注，更附楚辭後語，下收到張橫渠、呂大臨的做作。近人饒宗頤作楚辭書錄，擬騷一目收漢揚雄、班彪，到清洪亮吉、王詒壽等共四十六人的作品。單是做九章之作，就有宋玉的九辯，漢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歎，王逸的九思，服虔的九憤，蔡邕的九惟，三國曹植的九詠，晉陸雲的九愍，唐皮日休的九諷，金趙秉文的九昭，明劉基的九歎，王禕的九誦，夏完淳的九哀，清王夫之的九昭，王詒壽的九昭等作（註二十四）。李白集中有擬恨賦，蘇軾集中有擬侯公說項羽辭，擬孫權答曹操書。連這些最有創作力的大家，都不能不努力於此。明史楊慎傳記載他十二歲就學作擬用古戰場文，擬過秦論。楊慎以名宰相之子，狀元及第，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明人第一。喜歡作偽書欺人，如完整石鼓文，稱出於蘇軾，雜事祕辛，託之漢人，修文殿御覽李陵詩，王建宮詞佚文七首，都出於大膽擬作。

古人的作品，既可以擬作亂真，則當代名人的詩文當然更可以擬作。蘇東坡答劉沔都曹書說：

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註二十五）。

隨園詩話卷九：

陶貞白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余不幸負虛名。丁丑（一七五七）過書肆，見有作金陵懷古詩者，姓王名顧客，假余序文。詩既不佳，序亦相稱，余一笑置之。後三年再過書肆，見清溪唱酬集一本，載上海彭金度、碭山汪元琛、太倉畢灝等共三十餘人，前駢體序亦假我姓名。詩序俱佳，不能無訝，因買歸示程魚門。程笑曰：“名之累人如此”。雖然，如魚門之名，求其一假尚未可得。後十年，集中王陸禔、曹錫辰、徐德諒、范雲鵬四人都來相見，而諸君子則終未謀面。

蘇軾袁枚都是負大名於天下的人，在生前文章已經為人所亂造，至於無法申辨。隨園詩話補遺卷七記：

郭頻伽（名馨，吳江貢生，著有靈芬館集）秀才，寄小照求詩。憐余衰老，代作二詩來，教余書之，余欣然從命，並札謝云：“使老人握管，必不能如此之佳”。渠又以此例求姚姬傳先生，姚怒其無禮，擲還其圖，移書嗔責……

假使沒有這段文字，後人只見袁枚親自書寫簽名的題詩，絕不會懷疑有人代作。名家的集子經當時人後人一再擬作附益，真偽雜糅，遂至於不可究詰。蘇東坡集卷六李赤詩條說：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

秘閣下有李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必心疾已久，非廁鬼之罪也。

李赤爲江湖浪人，精神病患者，陷廁中以死。柳宗元曾爲作傳（見柳先生集卷十七），去太白時代不遠，專事偽造太白作品。自謂善爲歌詩類李白，而太白集又無自定或子弟門人所編定本，遂與偽作者以有利機緣。龔自珍定愈文集補編卷三最錄李白集說：

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耑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1828）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龔定庵所鑑別的是否全得真相，本自難說，所以他的本子並不流行。流行的還是劉全白蕭士贇等所編的舊本。至於他認爲少爲後人所效法的杜甫集，也不是沒有僞作。金王若虛滄南遺老集卷三十八詩話上云：

世所傳千家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鶴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注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於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隨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嘖嘖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蘇東坡死時，弟轍，子邁、過等均健在。蘇過尤其能讀父書。僞作雖多，應當不容易流傳。朱熹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文集卷八十四說：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成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攷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

陳善捫蝨新話說：

葉嘉傳乃其邑人陳元規作；和賀方回青玉案詞，乃華亭姚晉作。集中如睡鄉醉鄉記，鄙俚淺近，決非坡作。今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

明焦竑序東坡外集說：

世傳東坡集，多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唱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銍謂爲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大率紀次無倫，真贗相雜。

四庫書目提要卷一五四（查慎行）補注東坡編年詩云：

至於所補諸篇，如怪石詩，指爲遭憂時作，不知朱子語類謂二蘇居喪無詩文。鼠鬣筆詩，本軾子過作，而乃不信宋文鑑……雙井白龍詩，冷齋詩話明言非東坡作，乃反云據以補入。甚至李白山中日夕忽然有懷詩，亦成爲軾作，尤失於檢校。如此之類，皆不免炫博貪多……。

看以上所說，有意無意嫁名於東坡的作品，還是不少。

擬作做作的詩文，隨時可以去掉擬做字樣，和原著混在一起。漢騎都尉李陵集裏，除了見於漢書的別歌以外，幾乎全是代筆。今傳諸葛亮集，後出師表爲陳壽所未見；黃陵廟記爲陸游、袁說友等南宋人所未見。曹子建集三國志本傳稱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著錄三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今本殘缺不全，僅有十卷，篇目乃反增至二百二十篇（賦四十四，詩七十四，雜文九十二），可見有許多擬作代筆在內。

蘇軾的擬侯公說項羽釋太公（劉邦父）辭，如果編入史記，和蒯通、陸賈等的作品很接近。擬孫權答曹操書，和文選所載阮瑀代曹公作書與孫權，針鋒相對，文體接近。吳汝綸的擬陳伯之答丘遲書，如果印入文選，過一時期以後，也會有人認爲是南朝的名作。

三 前人作品的改竄增刪

國家的公文書，爲了慎密，春秋時代就有草創、討論、修飾、潤色的程序。文臣爲帝王代作或改文章，秘書爲主官代作或改文章是常有的事。修正潤色，得了本人的同意，不屬於偽作性質。以個人私意，假託古本，竄亂成書，任意增刪，使原作面目全非，就接近偽作的性質了。

康有爲、崔適等均以爲左傳、國語曾經劉歆、杜預等有計劃竄亂改編，不過竄亂的方式和程度，還待論定。王肅竄亂尚書，割裂篇目，改編孔子家語，以爲自己的學說張目，已爲學術界公認的事實（註二十六）。今本涑水記聞不是司馬光的原書，書中醜詆王安石的話大部由於元佑黨人的增附，所以司馬光的曾孫伋就曾否認過，上章乞毀版，可是改竄本還是流傳至今。

小說和民間文藝，作者常常不署名，傳鈔印刷的人，遂可以放膽增刪，修正改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小說短書，大部分不存在的原因，常常因爲後出同性質的書，吞併了以前的書。名義上存在的書，也常經後人自由附益，如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殷芸小說、任昉述異記、吳均續齊諧記之類都是。宋以後的講史公案烟粉白話小說，更成爲集體編改的局面。大小說家羅貫中編有三國志演義、隋唐演義、五代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

傳等書。書全存在，也全不存在，因為沒有一種保持原來面目。他所根據的底本，也不能明確指出。明代的短篇小說集成三言兩拍（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驚奇初二刻），共收平話約二百篇，實在是宋以後陸續寫成，却都經過許多次修改，考證每篇的作者和時代，非常困難。

民間文學自由流傳修改的例，可以舉孔雀東南飛。孔雀東南飛說是建安時代或稍後（三世紀中葉）的作品。經三百多年之久，到梁徐陵編玉臺新詠，才有固定的文字。可是“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兩句，是明刻本添入的。藝文類聚卷三十二，樂府詩集卷七十三，宋本玉臺新詠都沒有。“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小姑如我長。”這是唐顧況的棄婦詞，蘭雪堂活字本玉臺新詠才加入。宋本玉臺新詠也沒有（註二十七）。這是隨意增加的例。明楊慎的選本，以為太絮叨，以己意節去了二百多字（全詩三五三句，一七八五字）。清李元度編小學弦歌，就採取了楊升庵的刪節本，可見這首詩直到明清，還在由文人自由增刪。

純粹從文章觀點，竄改古人的作品，如文心雕龍的指瑕、史通的點煩，可以開啓聰明，供給參考。金王若虛的改史記，清方苞的改蘇洵、柳宗元文，屈復的改杜詩、楚辭，存心與古人爭勝，所見又不一定卓越，聊備一說，很少人過問。有名的選本，如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唐文粹等選文時略有點定，其影響却可以取原文而代之。文選所選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中的文章，字句常有不同，可以推想為當時所根據的本子不同，也可以想像為蕭統和高齋十學士等有所潤色。姚鼐編古文辭類纂，史漢等古書所有的文章，常常取史漢原文而不取文選，這固然是有意立異，也原於古文家和駢文家的欣賞觀點不同。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明人善造偽書。校印古書，尤喜擅改，故有印書而書亡之誚。晚明選家，尤多誕妄竄亂之習。日知錄卷二十改書條說：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鍾惺譚友夏評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監國神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燬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會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攷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哉？鍾惺是萬曆進士，著有隱秀軒集。譚元春是天啓解元，著有嶽歸堂集。他們的文章，以幽深孤峭，纖仄詭僻知名，稱為竟陵派。無論如何，總還是以作家改作家的文章。更荒唐的是歸有光的兒子，改其父文。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震川先生歸有光條說：

熙甫歿，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童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

盡矣。刻既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

熙甫曾孫歸莊書先太僕全集後說：

先太僕府君文集，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而又妄加刪改。府君示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

這種竄改，幸而遇到梓人的譎諫停止，更幸而有錢謙益、歸莊及早揭穿，不然歸震川集的面目會全非。一般無鑑賞力的人，也許奉歸子寧的改本爲震川晚年定稿了。

最近改竄古今人文章的風氣，變本加厲。我在談改文章一文裏說過：

第一是排字先生改，大改小，長改短，將無作有，變二成三，遷就字架，變化莫測。其次是編輯先生改，改題目，改結論，刪幾段，加幾句，配合版式，絕對自由（許多雜誌的徵文辦法標明編者有自由刪改權）。更偉大的是選文章的先生改，冤親平等，古今一如，筆則筆，削則削，藐爾作者，其奈我何哉！（註二十八）

我見過一個國文選本，把朱自清的「背影」短文，改了八處，弄到遍體創傷，啼笑皆非。

四 偽作擬作改作的影響

1. 文學史演進規迹不明，形成退化觀念。 從託古的風氣，把古代文學實際狀況理想化美化。不認爲文學是由許多天才創作累積改良成的，認爲“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龍原道中語），先聖取則自然以爲文，所以“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文心雕龍宗經），所以經是文學的最高峯，學文章應當“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文心宗經），“鎔式經誥，方規儒門”（文心體性）。從漢代的作家起，“子政（劉向）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匡衡）勸學，必宗於經”（文心徵聖）。楊雄以“大文”“鴻文”形容聖人之詞。晉摯虞文章流別說：“雅言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言之正也。”這等於說，詩經以外，都不是正體詩。劉勰辨騷說：“楚辭者……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這是說楚辭比詩經次一等。唐司空圖詩品說：“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宋嚴羽滄浪詩話說：“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誦，以爲之本。”嚴羽的下手，當然倒退了不少，工夫從上做下，却是傳統的定論。這種越古越好的看法，從自然淘汰的形勢看，是大有道理的。一種作品，經了幾千年，還有大量讀者，燒也燒不完，禁也禁不住，如詩經自然有他的真美在。就是經了五百年一千年而仍膾炙人口的作品，也一定有他的相當價值。偽作的加入，助長了這種看法和理論。虞舜的時候，出現了卿雲歌、南風歌，夏朝的時候，出現了五子之歌，“聖人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更可以得到證明了。王肅梅頤的偽古文尚書和真本二十八篇混在一起讀，尚書時代的文體，就沒有了一定面目。雜事秘辛要出現在漢朝，六朝志怪小說、唐人傳奇都黯然無色了。從另外一方面看，王肅楊慎等造假古董的人，都是極博學有個性，有創作天才的人，在宗經徵聖的大空氣下，沒法跳出古人的圈套，取得社會一般人喝采，就出於詭譎的技倆，玩弄讀書文化界，跳到經聖乃至歷代大作家以前，以滿足個人的優越感創造慾。有人這樣作成了功，於是效之者蠶起，大偽小偽種種方式的偽書都出現，辨不勝辨了。王若虛、屈復、方苞等修改古名家的作品，和作偽書的人心理一樣。作了五子之歌，

就爬到詩經以上，能改杜甫柳宗元的詩文，也就超過了他們，爲社會刮目相視了。能擬作弔古戰場文，也可以一躍而與李華齊名。這種僞書不澄清，就不能產生正確可信有啓示性的文學史。

2. 擬古風氣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擬古做古阻遏破壞了文人的創作力、想像力、發展力。顧亭林論之最明快。日知錄卷廿一文人摹倣之病說：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學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砒砒。”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詞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過去的文人，以對於前人句摹字倣爲能事，袁枚曾歷舉各種實例，隨園隨筆卷二十五古文摹倣說：

古人作文，摹倣痕迹未化，雖韓柳不免。退之“送窮文”倣揚雄“逐貧賦”。毛穎傳“以管城封公”，倣南朝驢九錫文“以驢封大蘭王”。諱辨“父名仁子不得爲人”，倣北齊顏之推云，“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日，不聞改布帛爲布皓，改腎腸爲腎修也”。祭十二郎文“汝病吾不知時，汝死吾不知日”，用宇文護與母書“我寒不得汝衣，我飢不得汝食也”。與崔立之書與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意境相似。柳子厚作記，與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句調相似。爲太夫人作祔志“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詞，無以傳其酷矣。”連用矣字，倣禮記問喪篇“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毀象祠記“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用董仲舒高廟災對“苟違於禮，雖尊如高廟，吾猶災之，况其他乎。”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倣說苑公子成父賀魏文侯御廩災，兼倣叔向賀范宣子憂貧也。河間婦人傳，先貞後亂，倣游俠傳原涉曰，寡婦一朝被污，從此放縱荒淫也。游黃溪記“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倣漢書西南夷傳“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李習之高愍女碑，“天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倣國策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欲以爲臣。”祖君彥檄煬帝文“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倣漢書公孫賀傳朱安世云，“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詞；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獨孤及仙掌銘，“日而月

之，星而辰之。”做莊子庚桑楚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王右軍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曹子建求自試表，“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全用墨子語也。羊祜讓開府表，“德未爲人服而受高爵，則才臣不進”，全用管子語也。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篇。崔駰達旨，全用子雲解嘲。杜牧阿房宮賦起句三字用韻，“六王畢……蜀山兀……”，做陸倕長城賦“干城絕，長城列”也。後連用也字“開妝鏡也，棄脂水也”，用邊孝先博塞賦“分陰陽也，象日月也”。皇甫湜答李生第一書“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鶻。非有意先之，乃自然也。”用三國志秦宓曰，“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自飾哉，天性自然也。”孫樵諫復羣髡疏，“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也”，用貢禹封事“以上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受其飢也”。丘遲與陳伯之書“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用臧洪與袁紹書“見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歐公醉翁亭記連用也字，做周易雜卦傳篇，做孫武子，又做昌黎之銘張徹也。安重誨傳先立四柱，而下分應之，做國策蘇子謂薛公一段。老泉木假山記“二峯者雖其勢服於中峯，而無阿附意”，做楊敬之華山賦“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受成也。”劉禹錫許州文宣王碑銘，學退之平淮西碑。新唐書之李懷仙傳，杜牧之譚忠傳，全學國策。劉伯溫賣柑者說，全做柳子鞭賈一篇。歐公豐樂亭記“仰而觀山，俯而聽泉”，用白香山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漢宋訓詁雖本爾雅，亦全學國語叔向解夙夜基命宥密之詩曰，夙夜恭也基始也；又學左氏參和爲仁德正應和曰莫也。宋書沈慶之出遊騎馬，以馬與影爲三人，李白襲之曰“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賈島曰“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爲三”，是又襲太白矣。老泉仲兄文甫字說“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本伐檀詩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張文潛又襲之，以爲文論。東坡鍾子翼哀詞，四言問七言，學荀子成相篇。韓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學論語“迅雷風烈”，又學楚詞“吉日兮辰良”。劉夢得嘆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秦泰五刑具”，做漢書蕭通傳贊“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也。漢書朱買臣榮歸會稽一段，全做須賈見范雎。退之南山詩多用或字，做小雅或燕燕居息等句。唐楊妃謠“生男勿喜女勿悲，今看生女作門楣”，做漢衛子夫歌云“生男無喜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三國志諸葛恪傳先序災咎，後序禍患，做漢書霍光傳，霍禹族誅，先見凶異也。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本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云“曙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本祖君彥爲李密討煬帝檄之“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

這實在是變象的襲取。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詩文盜竊條說：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爲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已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黃庭堅高倡“文章切忌隨人後”。又同時主張“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脫胎法。”（野老紀聞）王若虛滄南詩話說：“魯直論詩，有脫胎換骨，

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高青邱謂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摹抄襲，成了風氣，所以用思想形式定型化的八股文考試全國士子，明清數百年不以爲異。受了長期八股訓練的文人，自然談不到創新立異了。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以秦以前爲創造文學，秦以後爲模擬文學，是很可注意的劃分（註二十九）。

3. 人無定評，文無定評，破壞文學鑑賞力。一個作家的著作裏，包含有僞作，思想個性風格工拙，都難一致。把千年後僞造的經書，認爲孔子手定。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又奉爲審查後來作品的標準，還有什麼文學批評可言。根據李赤的詩，談李白的作風；根據王銍的書，考柳宗元的爲人；根據曹丕附益的孔北海集，論孔融對曹氏的觀感；根據張儼僞造的後出師表，論諸葛亮的軍政宣傳，或更根據黃陵廟記，論諸葛亮的散文，不僅是在泥沙上築樓閣，簡直是海市蜃樓，全無現實性了。許多僞書構成的劉伯溫面影，和明史列傳誠意伯集所表現的劉伯溫，全然是兩種面目。香奩集也許整個歪曲了韓致堯的爲人。

用列子作例，唐柳宗元的批評說：“列子較莊尤質厚。”宋洪邁說：“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明宋濂說：“列子書簡勁宏妙，似勝於周。”王世貞說：“列子與莊子同敘事，而簡勁有力。”清姚際恆說：“莊子之書，洸洋自恣，獨有千古，豈詭襲人作者。其爲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變，不可方物。列子則明媚近人，氣脈降矣。又莊子之敘事，迴環鬱勃，不即了了，故爲真古文；列子敘事，簡淨有法，是名作家耳。”近人顧實說：“其文致亦不一致，有溫厚者，瑰麗者，而又有淺俗者，近易者。”一部列子，有這樣複雜全不相同的批評，因爲對這書的時代作者來歷不同觀念，無形之中支配着讀者的眼光。

明楊慎僞作的雜事秘辛，姚士粦跋說：「予始讀漢雜事，目駭情搖，謂非漢人不能作。及見孝轅（胡震宇）跋語，駭引詳駁，低悟灼然，乃更發書檢校，復得可疑者數則……余因念作僞者必非不讀漢書，何至自開罅竇如此？且審識一段，描寫精瑩，若有生氣，似非假託可到。」沈士龍說：“自古以文字類寫娟麗……未有摩畫幽隱，言人所不忍言，如秘辛之探人心目也……此嫗率率口創，有後來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橫索同異相與疑之？叔祥孝轅證據博矣，然非所以語於文章之妙也。”他們先有了“描寫精瑩，非漢人不能作”的成見，所以任何僞證都可以看過去。近人曾毅作的中國文學史更說：“雜事秘辛記桓帝選后之事，文辭奇艷，妙極細微，而過於穢褻，後世淫書，發端於此。予謂漢代之好尚，在於驕奢，於文帝長於敘事，於辭賦宣傳現世快樂主義之禍，然則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以描寫肉體之美感，相踵而出，何足怪乎？”（註三十）所以曲予解說，也是原於發端的一定是奇艷的一個觀念。僞書淆亂了文藝演進的觀念，這種錯誤的退化觀念，更助長僞書的流行。

五 辨僞的歧途

學術如走上求真求是求客觀的路子，僞書一定會陸續揭穿，並且無論如何狡獪的書，也不難發現的。王肅的僞書所以行於西晉，因爲他是司馬昭的岳父，晉武帝齊王攸的外祖父，有些人明知而不便或不敢駁詰。東晉兵馬蒼黃，文獻淪亡，政治大環境也未變，所以年深月久，習非成是。明朝豐坊楊慎大造僞書，本來有些變態心理。他們都受了嘉靖皇帝的無理暴橫，廢放蹂躪，社會上一部分人無形中對他們有同情優容的傾向，所以容易接受，或存而不論。這都是政治影響於辨僞的。鄭所南鐵函心史的發現，人時地灼然，內容也毫無問題。陳宗之林茂之顧炎武等的文字，更確定他的真實性。但是到了清朝，徐乾學的通鑑後編攷異，

首倡邪說，誣爲海鹽姚士舜所僞託。乾學爲顧亭林外孫，對於此書性質，非無所知，只因獻媚清人，迎合統治者，不惜背舅造謠，顛倒是非。四庫提要卷一七四採其說，因紀昀委蛇迎合，用心與乾學相同。袁枚隨園隨筆卷二十三，與徐紀桴鼓相應，亦出於環境使然。這種言論多了，三人市虎，使張心激的僞書考也以心史爲疑僞。這是政治力量使真書化僞的例。分辨僞書應當把一切政治問題撇開，實事求是，不要把政治教育上的短時目的，影響學術上的永久的不變的真實。

社會的風尚，士大夫的好惡，也可以影響到作品真僞的判斷，就是希望有的事，就想其爲真，不希望有的事，就容易斷其爲僞。雲麓漫鈔卷十四載李清照投中書舍人綦崇禮啓，照這篇啓事，她曾「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駟儉之下才。」「友凶橫者十旬，居囹圄者九日」，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其與後夫構訟事，可以互相印證，與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後集卷四十記事亦相合。明末毛晉汲古閣輯印漱玉詞，末附易安軼事逸文，不收雲麓漫鈔之文，蓋已有爲才女諱之意（註三十一）。清俞正變作易安居士事輯說：

讀雲麓漫鈔所載謝綦崇禮啓，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改竄本……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爲文，尤惡之……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駟儉……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綦崇禮婿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仍稱趙令人李。……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嫠行迹，章章可據。……小人改易易安謝啓，以飛卿玉壺爲汝舟玉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註三十二）。

俞氏舉了些宋人造謠誣枉善良的例，以證小人改竄易安文之可能，但並不能找出宋人否定胡仔、趙彥衛、李心傳記事的任何證據。也不能解釋這三個人爲什麼不約而同的造謠言。同時袁枚、顧太清等爲易安辨，也只是空話。清末周壽昌編宮闈文選，收入謝綦崇禮啓，把四百多字的信，刪去了三分之二，差不多是照了俞理初的論旨，刪去涉及改嫁訴離等事。謝无量編中國婦女文學史，照錄了周氏的節本說：「宮闈文選，於此啓獨有裁削，苻農博洽，不知他有所據否，或其原文如此也（註三十三）。」謝氏也是支持俞正變的觀點的，所以希望周壽昌有根據，可惜他也不能替他找出根據，只好以周節本作根據了。陳寅恪氏論再生緣一文說：

（趙）日照之名，僅附見於吳興詩話及兩浙輻軒錄蘋南小傳中，夫以妻傳，如駟儉下材之於易安居士者，可謂幸矣。寅恪頗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而以後人翻案之文字爲無歷史常識。乾隆官本樓鑰攻媿集中，凡涉及婦人之改嫁者，皆加竄易，爲之隱諱。以此心理推之，則易安居士固可再離於生前趙宋之日，而不許改嫁於死後金清之時，又何足怪哉！至顧太清之主易安年老未改嫁之事者，則又因突繪孀室之子，於太清有所非議，固不得不藉此以自表白……

陳先生可以作這種翻案論斷，自然也原於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和金清大不相同。他不曾找出證成李心傳說法的新有力證據，他的支授，也就難成爲決定性的結論了。我們希望根據客觀史料來判斷作品的真僞，不要把社會意識、主觀感情、個人希望，混在一起。爲了某種目的，湮沒證據、修改證據、僞造證據，更是要不得的了。

從崔述考信錄、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崔適史記探原、顧頡剛古史辨等書流行以來，辨僞的書和文章大增加，使許多僞書都呈現了本來面目，這是可喜的現象。然而也出現了不少憑

了一知半解，單文孤證，想入非非，偽所不當偽的文章，攻所不當攻的事實。或更出於立異駭俗，炫博鳴高的企圖，濫用假定，逞意幻想。如印度人作山海經，匈奴人作穆天子傳之類，實在和明季人造作偽書的動機，極為類似，於求真求是之途，相去遠了。古人說：「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東走之用心不同」。以辨偽為名，行譁世取寵之實，那真是考證學的歧途末路了。

附 註

- (註一) 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古文尚書下，論衡佚文篇。
- (註二) 隋書卷七十五劉炫傳。
- (註三) 臺北世界書局輯印偽書考五種，內容為唐人辨偽集證一卷，朱熹辨偽書語一卷，宋濂諸子辨一卷，胡應麟四部正譌一卷，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一卷，姚名達宋胡姚三家所論列古書對照表一卷，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梁啓超講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吳其昌筆記，民國二十五年四月飲冰室合集本，臺北中華書局四十五年十月單行本。
- (註四) 姚書近年盛行，除上舉世界本外，有金受申古今偽書考考，民國十三年北平中華印書局鉛印本，顧頡剛校點古今偽書考（北平景山書社辨偽叢刊本），顧實重考古今偽書攷，民國十五年上海大東書局本，黃雲眉古今偽書攷補證，民國二十年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鉛印本，附原著補正異同對照表，程大璋古今偽書考書後一卷，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 (註五) 偽書通考二冊，張心激著，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註六) 勞榘論西京雜記之作者及成書時代，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民國五十一年二月臺北版）。
- (註七) 余家錫四庫提要辨證子部九（一一三〇頁）蘇時學爻山筆話卷七。
- (註八) 三書均見偽書通考子部小說家。下舉各例，均見此書。
- (註九) 西京雜記卷上。
- (註十) 晉書卷五十八曹志傳，六代論見文選卷五十二。
- (註十一) 晉書斟註卷五十四陸機傳。
- (註十二) 余家錫四庫提要辨證子部。王叔岷劉子集證自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
- (註十三) 均見偽書通攷。
- (註十四)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一五一頁），胡適辨偽舉例蒲松齡生年考（胡適文存四集卷三）。
- (註十五)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二柏梁臺詩偽。
- (註十六) 袁枚黃以周均有文辨後出師表之偽，見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虞姬和歌似唐人絕句，出現甚晚。唐婉和放翁釵頭鳳見御選歷代詩餘，林下詞選，香東漫筆。
- (註十七)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 (註十八) 隨園三十六種本第四十四冊筱雲詩選卷首。
- (註十九)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胡應麟四部正譌。
- (註二十) 李燾、陳振孫、胡應麟皆有辨正，見偽書通考八九四頁。
- (註廿一) 沈括、晁公武、葉夢得、胡應麟皆持此說，見偽書通考九八四頁。
- (註廿二) 古書真偽及其時代五頁。幸存錄一卷續一卷，見明季稗史彙編十六種中。
- (註廿三) 古書真偽及其時代十九頁。

(註廿四) 饒宗頤楚辭書錄，選堂叢書之一，一九五六年正月，香港印本。

(註廿五) 蘇東坡全集卷二十六，經進東坡文集卷四十六。

(註廿六)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丁晏尚書餘論，孫志祖孔子家語疏證，范家相家語證譌等書，已論定此案。

(註廿七) 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

(註廿八) 容若散文集談改文章（四十六年三月臺北開明書店版）。

(註廿九) 謝氏中國大文學史第一篇第三章古今文學之大勢（三十五頁）謝書民國七年中華書局出版。

(註三十) 曾毅中國文學史第三篇第八章（七十一頁），民國四年九月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註卅一) 四庫總目提要卷一九八詞曲一漱玉詞條。

(註卅二) 癸巳類稿卷十五。

(註卅三) 中國婦女文學史第三編第二章（二十一頁），上海中華書局版。

The Influence of Falsely-attributed Works and Imit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Liang Jung-jo

The author gives evidence for the presence of certain false materials in Chinese Literature. He then analyzes the eight reasons for their presenc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se false materials, which purport to be works of famous writers, and he shows that the works of Li Po (李白), Tu Fu (杜甫) and Su Shid (蘇軾) have on occasion been confused with the false materials.

The author shows that real works have occasionally gone unrecognized because of these false materials.

In Chapter 4, The author gives 3 reasons for these false materials:

- A. There is an un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leading to an assumption that our literature has even been regressive.
- B. There has been a loss in the artist's imagination, creativity, and depth; this further leads to a cramped style throughout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neral.
- C. Because there is a lack of clear criteria, the critical mind suffers, and is unable to criticize fairly, or enjoy, real works.

For eccentricity's sake, some people seem to be able to create literary problems where none existed before. Others seem to be able to judge existing problems purely by individual fancy. Lastly, however, the author deals with a real problem which arises in distinguishing original works from falsely-attributed materials. The solution is close consideration of only the literary material and works at hand, without allowing undue influence on our decision to come from considerations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social trends, or educational progress.